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

為寧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

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

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

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

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

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黃震曰：魏豹田儋韓王信以故國之後，乍與乍滅，無足多論者。隆按：魏豹傳大都本史記文。又按此傳叙豹而先詳其兄與滅之故，則以豹之往復楚漢間皆肇于兄云。王應麟曰：或問周市張良其事有難易乎？曰：良說項梁即從其言，其事易市迎咎于陳，五反而後立，其事難。

劉奉世曰按田儋傳儋目將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遺田巴也
隆按周市之讓國魏咎之全民臣主皆賢亦亂世所難得者以故附見于豹傳云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但

曰楚遣項它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

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

而身自魏豹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

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

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

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

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

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

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

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

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

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

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常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

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

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今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

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

豎按此傳一串直叙而諸田所相賊殺與更立為王處井然不亂首尾重在能得人上大都仍史記之舊云

隆按史記但云走東阿而班史加一東字於其上以有下文邯走而西句取東西字相對也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廼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廼立儋子市為

許應元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數語項羽傳以為項梁言而此以為懷王蓋懷王擁虛名而項梁實主斷也

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起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廼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蝮蝮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緞文文附有毛以豬鬃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蝮音火各反蝮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何故不殺

隆按圍趙於鉅鹿下史記有項羽往救趙句班史削之則下文羽既存趙似無來歷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側齟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齟音蠟齬音紇齬音五絞反

楚趙不聽

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

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

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史反下皆類此

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

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

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

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

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

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

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

三齊之地。

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

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

遂燒夷齊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

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

師古曰釋解也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橫復收

凌約言曰市為榮所立止以市就國之故而榮遂追殺之宜其不免于平原之禍也

田汝成曰田光
有二曰先生者
見信陵君傳曰
守相走城陽者
見田儋傳

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

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

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

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

迺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韓信

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

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廣東走高密橫走博

蘇林曰秦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將

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齊王與

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

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

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橫亡走梁

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

閒居中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

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遂

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鵑中岸昭曰海中

焉日音丁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

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

隆按橫走梁歸
越時越尚中立
未屬漢也而今
越受漢之封為
梁王矣則橫無
所歸以故懼

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為侯爾詳語意豈為其徒眾哉

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中使還報

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

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

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

音張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

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謂謙也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公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

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

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

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

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

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

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

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也長八尺五寸項

王整曰結句有方且應篇首能得人隆按此傳本史託而增益之前

漢書卷九十五

段叙信兩為講
王由於高帝之
寬仁後段叙信
終於歸夷由於
高帝之過激
劉知幾曰韓王
名信都而削去
都字用使稱其
名姓全與淮陰
不別此班氏一
淮太史公之故

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
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
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
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
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
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
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蠶與鋒同
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
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

隆按後又殺之
句了結前案班
史補之是

之國更封為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
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
為韓王距漢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信略定韓地
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
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
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為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南迫宛葉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東有淮陽皆
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

隆按信所以亡胡以此書故班史補之是

凌約言曰既以信壯武而徒以備胡矣卒又猜疑而責讓之是趣之叛也高帝於是為失着矣

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匈奴

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

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

使有二心師古曰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

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

非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

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

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

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

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

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

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

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

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

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

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劉放曰下云荀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地字

兩主不相見。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

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

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

者以禦敵也。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

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

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

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

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

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

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

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日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

一罪身死。凶。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今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

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

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

也。師古曰。償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

夷。師古曰。乞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執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亦寶曰二侯何
功而封一侯之
對文帝為華夷
之計至矣一侯
者固中國之世
族也父叛于歸
祖叛孫歸吾忍
棄之乎華夷天
下之大分也君
子知華之不可
外則知夷之不
可內矣此義行
豈有居美於關
中之亂哉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

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

漢。封積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

魏郡屬。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

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師古曰音偃貴幸。

名顯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領

侯。師古曰字或作維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

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領侯後為按道侯

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領侯名太初。說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

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

子宮為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

死事無論坐者。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母有應論

坐者也師古曰非也言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

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領侯。增少為郎。諸

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

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

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

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

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

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

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

王鑿曰贊多感

王維楨曰一烈
字相顧

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
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領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
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
矣。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
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
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
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
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
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
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三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

吳興後學凌雅陸韓校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

舉選。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
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

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廼晨炊

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

古曰。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

母之言而歎其為至教也。漢有

王綰曰。余讀漂母之言而歎其為至教也。漢有

黃震曰。韓彭英盧吳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為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茅坤曰。漢以異姓而王者。八人。故併傳于此。隆按。信傳本史記文。而增損之。大較尤精密。

天下大抵皆信功惟信自狹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與他則會奉朝請則鞅鞅嗟乎曷不釋思漂母之教我耶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羽之暴而為之祛之猶漂母哀吾之饑而飯之也則已何至望報于人而自貽伊戚耶

王禘曰當信為都尉何數言其奇而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濶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而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唐仲友曰魏無知薦陳平而受賞滕公釋韓信而未酬

孫如言 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一

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

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

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

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

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

盧舜治曰漢功臣以蕭何為第一而蕭何之功以拜韓信大將為第一

王世貞曰淮陰之初說高祖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侯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隆按劉仲馮云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

唯字讀如本字或以為應辭非也。王維楨曰項王為人下作四段看每段以項王二字起語

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嘆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師古曰恂恂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蘇林曰刻音刻。角之刻。刻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刻音五九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

劉放曰何不散
者言我兵無敵
諸侯之衆無不
離散而敗也
茅坤曰信之旨
建破三秦以爲
沛公霸天下恨
本其議句句字
字入裏

特劫於威彊服耳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彊以威王亦同

名雖爲霸王

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不誅

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

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

立且三秦王爲秦將

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騫

將秦子弟數歲而

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

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騫脫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

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言不

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定三秦三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今齊趙共

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

復擊破楚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

敗卻彭城

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

塞王欣翟王翳亡

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

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

茅坤曰初定三秦及合齊趙魏處當厲信功而史記不以及必其事甚易不費漢矢石故而三秦與齊趙魏復反而入楚以故於其定魏定趙定齊並信之善用兵處諱一着色

茅坤曰不知周叔何如人史記亦遺

陰按信兵三萬人漢既輒使人收之矣則所謂以兵數萬者非其實也下文成安君謂兵號數

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

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敵人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疑也。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

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也。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

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

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喋。解在文紀。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鬪。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

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

萬其實不能者以此。楊慎曰。魏何昌云。先王制法。陳師命將。則立豎。貳當難。則權足。相濟。隨缺。則才足。相代。是以韓信伐趙。張耳為貳。

洪邁曰。李左車說餘深。漢高聽勿與戰。餘不聽。

一戰成擒鄧都尉說亞夫深溝高壘待其自斃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

陳亮曰議者謂左車之策行則信必為所擒予謂不然信之情兵已請榮陽而所存者皆非素相濟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背目置之死

地以決死鬪而况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入哉吾是以知信之必下也且夫斷後之兵其勝常出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規知之其計可知矣班固迺曰廣武策不聽信使人間視不敢引兵遂下從固之言則信持幸人之無算者爾豈知廣武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殆可與曉兵機者道也茅坤曰趙下史

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

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

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

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

旌旗之屬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如淳曰單音蔽音式志反

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

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其飽曰今日破趙會食

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噤音撫不精明也信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

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鼓而行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弃鼓旗走水上軍

師古曰走趙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

記多果字應上
信所料云
盧綽治曰信之
戰勝非堅也非
輕騎二千入軍
止而望則不得
趙空壁而逐我
非出背水陣則
不得我軍殊死
戰非拔趙幟易
漢幟則不得趙
軍亂而遁走信
之設奇傳之叙
事皆深於兵法
者也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
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
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
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
軍。斬成安軍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祇禽趙王歇。信乃
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
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
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因問
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

隆按臣等不服
即上文嘸然陽
應之謂

隆按諸將皆服
應上文臣等不
服句

茅坤曰若臣者
三字不如史記
今臣敗亡之虜
六字勝

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
與驅同也。忽入市鄼而歐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
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
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
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

洪邁曰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耳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并陘不得進必有他計策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咨其計耳不然何以爲信

茅坤曰史記原文然後下有遣辨士三字纔與後遣鄴生相應

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非愚於虞

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

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

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

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

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

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倫字同倫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

爲久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

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

盡也見音胡電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反屈音其勿反

亦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

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

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

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趨向

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知者亦不知爲齊

洪邁曰高祖用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入信壁奪其印符信既滅羽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然則信之終于

謀逆高祖蓋有以啓之茅坤曰予疑信知其何以令沛公與滕公得詐稱漢使馳入壁且即其卧奪其印符豈信之用兵多大略而于此獨踈耶

隆按或人之說亦與廣武君相以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即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

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

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

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

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

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

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

隆按班叔楠寄食五旬應篇首漂母少年二段見信之怯而復云固知信法結上語又以應篇首兩法字

劉安世曰圍棋有過行者必皆是高基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籍傍人指之耳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維淄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

王世貞曰信雖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薦于信

高帝謂不我負迺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凌約言曰躡足之謀會其陛下之策皆所以啓帝之疑而置信于死者
隆按叙報漂母亭長少年一一覆前案

隆按寧不能死應前能死刺我句

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口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

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談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取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

食師古曰就成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

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家在

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

策坤曰信于此如留侯從赤松碎殺計則善耳何以陳兵出入為

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然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謂告非常之事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猶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

之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隆按漢王畏惡其能一句深中漢王心事

隆按信已知漢王畏惡其能而猶口多多益辦其失言哉宜乎禍不旋踵也王世貞曰信之不知之予為辨曰夫稀於信非

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益辦耳上笑曰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擊其手師古曰擊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

素所村循士大夫也信處托之以腹心豨處受托以反一也豨之曰喜下賓客漸得俠名耳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而反豨物固未反也乃邊與信謀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何由使舍人知之三也信既遣豨豨之勝敗必知之不應為一女子之所給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

其能以者豨將李東陽曰觀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朱子蓋洞見其曲直矣其假下豨除一豨豨豨豨者哀其開國元勳牙無唯類此句極有含蓄得高祖情事隆按越傳本史記文而少損之

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給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傳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魚鉅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

陸按越雖起于
群盜而聚衆始
事已居然將帥
規模矣其庶幾
穰且斬莊賈遺
意哉
茅坤曰越一日
突起不得假
此為部署法

劉放曰田榮使
越擊楚此不合
有漢字

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
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
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
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
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

陸按彭越雖非
韓信比然常以
游出入梁楚
間為羽心腹之
疾則越之功居
多以故留侯云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
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
魏咎從弟真魏也師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
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
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
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臯自
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
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劉攽曰漢王敗
此時漢未敗其
敗字疑是數字

茅坤曰史記于
此以留侯所計
許封信越兩人
處有生色而漢
書刪去信一邊
故文不宕

茅坤曰越自失
高

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
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
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
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
乃引兵會陳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
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
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

洪憲曰韓信英
布彭越二人之
事越獨為英且
扈輒勸越反越
不聽有司以越
不聽輒為反形
已且然則買高
欲殺高祖張敖
不從其事等耳
迺以為不知天
而故得釋何也
隆按戮韓彭高
帝意乎非也呂
氏陰謀篡漢而
兩人者后所忌
故托以反誅之
爾予故謂呂后
之誅韓彭高帝
之斬樊噲其意
各有所為云
王世貞曰告越
舍人獨不封當

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
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
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
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贊說只是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
西至鄭師古曰鄭今華州鄭縣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
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云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
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
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

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

隆按布傳本史記文而稍損之作三大段看首以下次布建功于楚封九江王應所以下次布歸漢滅楚討淮南王朝陳以下次布激於信越之誅遂發兵而反以至於族此其大致也隆按擡入番君一段伏冷案

今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

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

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

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

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

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

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

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

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

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

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

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

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

支約言曰使布也

劉放曰上云漢之敗楚彭城下又云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去漢王出梁地至虞是項上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何亦云陛下彭城楚王未去齊然則漢王使何在至彭城前明矣實說項王代齊言布漢王度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

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布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

留布而羽自至故欲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口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何說布歸漢漢可得入彭城也前後差錯班氏不能無誤隆按上叙楚之常勝而布此云所與者獨布叙事中提撈見布之去楚歸成敗云又按九江王而曰淮南王史臣追稱之耳又按強弱二字何說柱子

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言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鉞也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

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

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前鋒。

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

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

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

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

之眾，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

師古曰：斂手曰拱，言不動。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師古曰：提舉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

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

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

隆按：自項王伐齊至大王不取一段，明楚實非強，不足託國說布之背楚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皇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

隆按：關鍵總在楚，不如漢一句。又按：自楚兵雖強至大王惑之一段，明漢實非弱，足以託國說布之歸漢也。又按：非以淮南

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

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師古曰：間音居，見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

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師古曰：不也罷讀。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

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易見也。

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為

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亾楚也。夫大王發

大王

以下纒露出主意以終背楚歸漢之說

王維植曰獨可者謂止可如此更無他法也

劉敏曰檢高紀二年改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

滎陽矣此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李德裕曰帝王之任英雄若不以其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馭之術惟高祖於黥布之初真得之隆安初大怒既又大喜布在高祖術中而不覺耳

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

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

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

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

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

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布曰如使者

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

攻下邑師古曰縣名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

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

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

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立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

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

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

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

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

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死

吳京曰折何為腐儒者即踞床洗召布也以何為護軍中尉者即張御食飲從居如王居也帝之駕御豪傑類如此

隆按連年書朝明布無反形也連次誅淮陰誅梁王明布之反

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歎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

由帝與后激之也

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醢者被誅皆以為醢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

醫醫家與中大夫責赫對門師古曰責音赫乃厚餽肥姓責名赫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

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

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

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

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

凌絕言曰先下
兩恐字而此云
自疑禍及身叙
事昧絡自貫
陳亮曰薛公謂
布必出下策已
而果然然吾之

其
事布見赫以罪亾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
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
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
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
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
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
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
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意則謂上策曰
東取云云夫吳
在布後楚在布
左以力取之誠
易也復竭方以
并齊魯則其力
疲矣而欲傳檄
燕趙能保必降
乎漢尚遣一信
臣持節往謂之
則燕趙必復為
漢用因命信臣
率燕趙兵以收
齊魯而帝親率
關隴韓魏兵以
與布角布力已
疲一舉必敗布
敗則吳楚可不
戰而復雖出上
策亦敗也中策
曰東取云云夫
韓魏天下之中

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
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
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
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
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也關隴在其西
齊魯在其東燕
趙在其北得韓
魏而未得齊魯
燕趙雖欲據敖
倉塞成臯顧亦
何用哉漢苟遣
一二能將率燕
趙齊魯兵合擊
其背彼必反兵
自救帝因以關
隴獨漢兵而來
擊之則布亦何
足敗哉雖出中
策亦敗也
劉放曰史云果
如薛公所揣按
東取荆又敗楚
遂與上遇何嘗
歸軍於越身歸
長沙乎疑薛公
本亦揣知布意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
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
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為三軍欲以相救為
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
懷安故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
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塗
師古曰會音上外反塗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

上厭兵不來先
言之故曰果如
也

隆按舊與番君
婚應前案

隆按封賁赫了
前案

隆按縮傳本史
記文稍損之中
開增入陳孫一
段亦本史記文
不更為稀立傳
矣徐中行曰史叙

布何苦而反師古曰諭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
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
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
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偽與俱亡
走越師古曰偽謂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
鄉師古曰鄆陽縣之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
者六人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曰縮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

縮於帝相愛甚
此不過庶埃中
里開情耳及從
帝又不見奇勳
可紀而遷封之
王怒窮報功者
當如是耶韓非
子謂愛臣太親
必危其身信哉
讀此可以為情
寵者戒

王維楨曰特下
非劉氏而王句
暗埋後案

凌約言曰上文
云親幸莫及縮
與此云得幸莫
如燕王相違對
作結語
茅坤曰陳豨事
見疑一句收上
起下
又曰魏公子好
客可行於戰國
縱橫之時而不
可行之於大漢
一統之世

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
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
居其家潛匿東西及

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

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

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

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
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

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縮為羣

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
望怨望立缺音決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

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

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

王上乃立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縮立六

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
縣名地理志

屬濟陰宛音於
元反句音劬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

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

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
謂信陵

君無
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
之假而過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

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
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

茅坤曰史記移此一段入縮傳中而漢書以縮與豨合傳故移於此
又曰史記別有上自洗邯鄲以下數百言漢書正刪之不載何也予竊以不斬常山守尉及無故而封趙壯士何人以慰豨子

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誅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

第並言帝大略不可遺而不傳
隆按縮寤與縮疑相顧又連兵毋決應上兵連不決句

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豨久亡畔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縮。因驗問其左右。縮愈恐。閔匿。師古曰閔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閔音秘。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

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降按又得匈奴
降者句應前案
縮果反矣與上
驗問左右句相
顧

功臣廼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亾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
為燕使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
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瘡自入謝
師古曰瘡與愈同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亾入匈奴匈奴以為
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高后時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
師古曰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
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
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初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
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廼遇芮之
將梅鋗師古曰鋗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反
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其將梅鋗
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
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
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
薨子靖王羗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

劉子蠶曰贊稱高帝定天下云云于謂尚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秘策亦未免有推發詐方也贊謂謂大抵強者先反大沙適在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持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斯言當矣

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

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孝惠

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

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

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

安事窮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亾張耳以智全至子

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

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

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今篇之次也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四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荆燕吳傳第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

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

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

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

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粟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

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

隆按荆王傳本史記荆世家言然亦間有異同處

隆按史記為南郡下有會陳成楚一段並叙諸王文極縱橫此專叙劉賈而以賈既有功而直接下亦簡淨班馬異同各有見不可傳多

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恭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為布軍所殺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

王諸呂之故王於瑯琊後叙澤以誅諸呂之故王於燕其文則本史記世家云王維楨曰以畫奸澤即生二歲後所為假大宅之畫弗與者謂其弗與我行所畫也

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也是也畫音獲田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卿奄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

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貴以

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功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諸吕言年老

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吕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

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

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

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

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

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吕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

隆按史記於急行上有田生勸澤字則下文果字有着落

茅坤曰田生所以勸澤必以進文則田生之書或外泄而或有他變也及追之而即還則太后必以吕類之內姻而所封固矣隆按吕后紀與齊王傳並云齊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今卿

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固矣。

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類女亦為營陵侯妻。故

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

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

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吕用事。諸劉

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吕。至梁聞漢灌將

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

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

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代王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王使祝午詐奪琅邪王澤兵而此云與齊王合謀誤矣

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

復與齊也以王澤今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

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

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

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

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

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

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

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

代仲不能堅守奔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

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

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

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

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

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

隆按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削之大都叙濞以富強之故積志西向者三十餘年一旦乘錯之際遂糾六王聲為誅之以逞其志而蔽于受言不兩月而敗則以高帝大封致之云又按史記於年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高帝所

以疑其反與淠所以反之故本此恐不宜削茅坤曰此必占家言

王鑿曰豫章郡屬廬江王封域郡郡屬吳王封域此本部郡史誤作豫章爾許應亨曰鑄錢煮海吳王謀叛之本在此故首著之

相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若汝也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因拊其背曰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音芳羽反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淠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

章郡今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

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

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

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

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

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淠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

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

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

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

隆按使者曰下史記有王實不病等句則於下文王始詐疾句有音落又按史記赦吳使者此增一皆字以上文有輒責治復責問一使者王縱橫曰其謀

亦先解應上所謀庶甚句

王慎中白叙錯說詞一一覆前案
洪邁曰錯欲削諸侯故盛言西漢欲止王之謀故盛言諸侯地之小其與蘇

張、國強弱之論相以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隆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此兩句與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等句同律
何孟春曰薄為逆已又持因蠹錯而發爾然使錯緩為之計又下許前諸國則薄亦無以為與兵之端
王維楨曰因欲發謀諱字本上所謀滋其謀亦益解二句來

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歲時存問茂材賞賜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
間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

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

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

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

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

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

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

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

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

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

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

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

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

隆按不止削地
以上一段是為
危言以惧之意

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
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
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
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狃糠及
米師古曰狃古飶字飶用舌食也蓋以大為喻也言初飶糠遂至食米也飶音食爾反吳與膠
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
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索
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翁也謂斂之也索古累字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竊聞
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

亦可乎以上一
段則為隱語以
動之至不亦可
乎以上方直指
其事而勸之言
有淺深詞極醞
藉
王維楨曰不止
削地暗應上文
狃糠及米句

王廷陳曰觀內
外二句是吳王
特以誅錯為名
耳以故錯誅而
諸侯之兵不解
帝其為益愚哉

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
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
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
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
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王慎中曰不亦可乎對上意亦可乎句兩可字相應

王維楨曰今承一帝四句語極激切且應上兩王分割句隆按此下總叙七國之起兵皆以削罰之故為下文誅錯張本何孟春曰始焉吳遣約齊齊已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

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者

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

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今之太后也

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

不聽遂發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

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

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濟南楚

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

未完其郎中令劫守主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

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遂亦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

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

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

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

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

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

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圍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辭

隆按吳王既令高口說膠西王又身自至膠西約之矣而此復遺之書者蓋始猶陰圖之而此則明言之爾

楊慎曰漢有賊臣無功天下甚是切當

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

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不以諸侯人君

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

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

師古曰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

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

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趨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

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

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

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

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

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

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

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

王廷陳曰觀漢自言二十餘年

焉此則吳之叛
其果錯削罰致
之耶

王鑿曰軍法史
記作長法是

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

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

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王拜受詔吳王聞益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益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益得奔梁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

戀反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

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

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宋祁曰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

隆按都尉以梁委吳之說即宋義先闢秦趙遺意也亞夫之能破吳獨以此都尉亦奇士哉

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

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

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師古曰饗古餉

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

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

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

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藉假也

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

漢書卷五十五 吳王
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
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
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
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

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
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
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
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
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
校尉行間候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爲侯或爲司馬也獨周丘不用

王整曰諸賓客皆得爲將二句是綱周丘以下是目

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
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
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
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
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
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
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
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旣破敗

王維楨曰史述天子制詔一一覆前案

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

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

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

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

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

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

王慎中曰吳王度淮與上未度淮相應隆按上已云吳王兵破敗走矣此復以初字喚起詳叙所以敗走之故以了都尉委梁于吳一案云

茅坤曰一一如
鄧都尉策

王維楨曰史記
果從西北入班
史增不得一字
纔明爽
茅坤曰此條侯
獨見

隆按前叙七國
起在此叙七國
敗亡作結案皆
極明悉

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會下邑欲戰邑梁之縣

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

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

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

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

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

濫反解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盛其頭馳

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弃軍亡也。軍

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

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

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遣王書曰。師古曰奉詔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

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王肉袒叩頭

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

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對曰。今者鼂

也。發憤削地。以

隆按謝太后句
直應前群臣諫
王不得為叛逆
以憂太后句此
史家鎮密處
秦觀曰漢諸侯
雖號疆大然皆
高帝之封也一
日用錯計摘其
罪過而削奪之
則天下忿然有
不直漢之心當
此之時諸侯首
而漢曲故吳王
得以藉口反也
然吳王鑄錢煮
鹽招致天下亡
命欲為反者三
十餘年其稱兵
也發憤削地以

誅錯為名耳漢
斬錯而兵不罷
則逆節暴露天
下亦忿然有不
直七國之心當
此之時諸侯曲
而漢直故太尉
得以破其兵也
隆按方高此數
言者不惟可以
折王之罪而錯
亦籍以瞋目九
原矣豈鄧公者
業已為帝言之
而方高云然耶
又按復提一初
字總吳王起滅
作掉尾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
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
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
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
之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
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

周也之云
黃震曰賈以燒
楚積聚有功封
澤以田生權激
呂氏封澤以近
親藉其鎮撫封
以有山海之利
班贊謂山海不
以封是矣
劉放曰謂田生
謀欲王劉澤先
說張卿下諸呂
而後請王澤是
於於相重也大
史公作備哉美
其有成班固作
危哉謂其艱難
幸成也班觀上
言稱孤者三世
疑危字亦本是
偉字後人不曉

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
缺望澤卒得工故云以權激呂氏也然卒南面稱
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
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
罪事相累誤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眾逆亂之
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
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
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改之

漢書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三十五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五

終



